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改造的日子(3) ◆ 徐家俊

在陈璧君转变思想的过程中,她的亲属和友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又名龙沐勋),汪伪时期当过南京博物院院长,也曾担任陈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师。解放前他曾与陈璧君一起关押在南京宁海路看守所。解放后他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曾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龙榆生、陈璧君的幼子汪文惕经常写信送书给陈璧君,鼓励她看书读报接受新思想。陈璧君在1955年7月的思想汇报中这样写道:

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看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更后来,我至友龙榆生又送来许多进步书来给我学习,且每月寄一封勉励我努力改造的信来,我更加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最近我忽然断了龙弟(指龙榆生——笔者注)的信和赠书,我以为他已逝世了。他是一个患有胃溃疡的江西万载人。昨日在《解放日报》上看到龙榆生的名字,我真是惊喜万分。启发我的第一个思想转变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龙弟。我从书报的学习、吸收、反省和先生们(指监狱干部——笔者注)的教育,更从广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实道理了。关于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丰富,有深奥的、有通俗的,都能适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

在提篮桥监狱的服刑改造过程中,监狱干部的言教、身教给陈璧君

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她感到干部心胸开阔,宽宏大量。有一次,女犯排队出监楼,去炊场上面的大浴室洗澡。洗澡结束返回女监时,天正下大雨,地上有点积水,路有点滑。女干部穿了雨衣和套鞋,冒着大雨,站在各路口,搀扶被滑倒的老年女犯。这时候陈璧君使了一个心机,假意走路跌倒,试探一下一位过去曾被陈璧君顶撞过的干部。那位干部奋不顾身地抱住她的上身,并把她扶起来,还和颜悦色地安慰她要小心走路。这让陈璧君打心眼里佩服。有一年,因工作需要,女监一位莫姓女干部带一批女犯,调到直属上海管辖的苏北大丰农场工作。陈璧君闻讯后,对这位非亲非故的干部依依不舍,第一次流下了眼泪,并在背后尊称她为“莫青天”。为什么向来态度骄横的陈璧君会有如此举动,我们可以在陈璧君的一份思想汇报中找到答案。她写道:“为什么人民政府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呢?是她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深深了解政策,和她们品质优良的缘故。”

这里笔者还要说明一点,自1995年以来,某些媒体刊登了有关“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的文章,称宋庆龄与何香凝得悉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1949年9月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说,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当晚宋、何联名写信给陈璧君。陈收到该信后,由于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拒绝认罪,宁愿把牢底坐穿,所以她终身被囚。这段“史实”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给历史人物的研究造成混乱,在社会上造成



曾经关押陈璧君的监室

了很坏影响。为此,我曾在2011年4月14日的《人民政协报》、2012年8月30日的《联合时报》和2013年第1期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和澄清事实真相。

慎重处理陈璧君身后事

1959年6月18日,即陈璧君病故后的第二天,提篮桥监狱有关部门首先打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陈璧君同父异母的妹妹陈舜贞。陈舜贞生于1902年9月,比陈璧君小11岁,为人比较低调,性格与陈璧君大不相同。特别是大地22岁的丈夫褚民谊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在苏州以后,她一直深居简出,静心抚养褚叔齐等3个子女,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解放初,陈舜贞先后住在上海的巨鹿路和陕西南路,1958年11月迁往南京(1963年病故)。所以当陈璧君病亡后,如果从血缘关系来说,陈舜贞是陈璧君在大陆亲属中关系最亲近的。然而,监狱方面的通知被陈舜贞以年老体弱为由而婉拒。不过,她还是推荐了居住在上海的一位远房亲

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潘真

2.做人要有骨气

有个叫梁鸿志的,是清道咸年间名宦、楹联大师梁章钜的曾孙,曾任职胡袁称帝“请愿联合会”文牍组,后投章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又当选参议院议员,任参议院秘书长。此人因与高太史师出同门,也成了个积极的登门游说者,当面许愿封官,好话说尽,高太史仍不为所动。

他一向痛恨卖国求荣和贪官污吏,不愿同流合污,因而空怀满腔抱负,报国无门。苦闷中,读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依“闲爱孤云静爱僧”句,为自己起了一个别号“闲云”。这朵闲云,最终作别京城,回到家乡宁波,又只身去汉口当家庭教师,几年后辗转回到上海,终于定居下来,以教学生、卖字画来维持全家生计。

五六岁上,高式熊随母亲姜太夫人到了上海,与父亲团聚。其时,父亲在可炽铁行当家庭教师。铁行是陈姓同乡来上海开的,老板为两兄弟,两兄弟养育了四个孩子,一道请高振霄教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

可炽铁行在北苏州路乍浦路口,二摆渡桥边第一、第二间门面,开门就见苏州河。在高式熊儿时的记忆里,苏州河“闹猛头势勿谈”,铁行进货出货全在河边,码头上挤满了货船,“嗨嗨嗨嗨”的扛包号子多少年后还在耳边回响。平时,他就随父亲住在铁行楼上,周末才回家见母亲,享天伦之乐。比他年长好多的哥哥已经在天津工作了,是日本领事馆的文书。他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与父母亲一起生活。

高式熊珍藏着一张自己出生后一天的报纸。这报纸原是学校里包书用的,但读书连包书纸也舍不得漏读的他偶然发现,这张报纸上居然登了高振霄订的润例!由此推算,父亲可能正是在1921年前后开始卖字生涯的。当时的上海人以在厅堂挂轴林书法为荣,因此高家开始还能维持优裕的生活。后来历年战乱,求字者越来越少,生活便捉襟见肘起来,最困



难时甚至要靠借贷度日。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高式熊太太厉国艳嫁入高家没几年,就见证了高太史鬻字为生的日子,“那时候,生活蛮困难的……老太爷经常要写十几幅对联,全部摊在床上。”

敌伪时期的生活最困难,但高振霄决不为谋利而加入任何组织,晚节以保。这是高式熊最佩服的,“家里已近一贫如洗了,如父亲肯应允出山,景况即可改善;如他自己不去,能让我去谋个差事,也可以聊补家用。但父亲宁守清贫,毫不松口。我敬父亲如山,也和他一起闭门守节,潜心书艺。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的选择是多么的明智!”

父亲这样教育子女:“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骨气,卑躬屈膝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父亲还常说:“做事首先要想想,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不利于国民的事绝对不能做。”

这些话,都在高式熊幼小的心中深深刻下了烙印。在人生初始的岁月里,大约30年的时间,他有幸与父亲朝夕相处,学到了做人的品格——不向邪恶势力屈服,不做不利于国家人民的事。父亲的人生哲学,成为他的人生哲学。

在上海,高家最早住在慕尔铭路(今茂名路)福益里,三年后,搬到重庆路3祝里,又住了三年,迁入四明村(今延安中路913弄),从此再没离开过。

建于1922年的四明村,原来叫成和村,只有临街的两排房子,“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卖给了四明银行。1928年,四明银行前后两次投资,扩建为现在的格局,并改名为“四明村”。据民国23年出版的《中国之储蓄银行史》记载:1908年诞生于上海的四明银行,是我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由旅沪宁波人集资创办,后来被慈溪籍的孙衡甫盘进。自孙衡甫开始,银行把投资房地产作为宣传手段和增值手段。在宣传上,这些房产被统统冠以“四明”或与之相关的字样——除四明村外,还有四明里(位于今淮海路)、四明别墅(位于今愚园路)等;在增值上,由于旧上海时局动荡,银行大多不敢向摇摇欲坠的工商业放款投资,银行家们便划拨资金开拓房地产经营,希望从出租中获益。四明银行当然亦不例外。

47.抢钱包的余罪

李二冬和孙舜是铐在一起被带走的,他们得到了同样的待遇,领行李、领机票,不过是在不同的城市转机。董韶军一个人被带走,不过待遇相同,领到了行李和一张高铁车票,送行的是李方远,他不认识,不过对方也给了他个报到地方,很意外,是邻省的一个痕迹研究所,在警界也鼎鼎有名。张猛和熊剑飞是两个人来的,领到了行李,又被警察载着到郊区转了一圈,过了两个小时才到了机场,直接送上了飞机。

骆家龙和汪慎修分别被单独的警车载着,也是一头雾水地经历了这事,所不同的是,送走他们的是林宇婧,给了报到的地点,在岳西省老家,两个人不是同一个地方,走时汪慎修好不奇怪地问送行的林宇婧道:“警姐,不进看守所吗?怎么上飞机回家?”“就是个考验而已,这你都当真呀。”林宇婧笑道,转身要走。汪慎修追着警姐问着:“那我们的兄弟们呢?”“保密条例忘了是不是?你要真想知道也可以,不过知道以后,你就真得待两年看守所了,你确定想知道?”林宇婧问,半真半假。

“算了,我还是坐飞机回去吧。”汪慎修第一时间作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此时早忘了义无反顾地带头出列的是他自己。

汪慎修走了好远,直到消失在机场人头攒动的旅客中,林宇婧才狐疑地回身走出机场,其实她心里也在犯嘀咕,先接收这些人,再给一个特殊任务,回头却又把人全送上飞机,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学员没什么区别,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在黄华路中段负责中巴的高远倒是有了一个不确定的猜测,在接到收队命令的时候,车上只剩下了一个没领走的包袱,他知道没有上车领东西的那位是谁。虽然他不知道那人究竟姓名谁、什么来路,不过他知道他的代号:8号。

“噫”的一声,杜立才打开了后车门,里面坐着一位戴着手铐的旅客,他有印象,好像是8号,又不敢确定,实物和DV捕捉到的影视有点差别。不过得到的命令让他很意外,居然让他把这个抢包的小混球送进派出所。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车门再响,这时后面跟着的一辆花冠车上下下来一男一女,男的长相平常,女的却是分外妖娆。这是事主,据说嫌疑人抢了这位美女的钱包,两人一前一后进进了景泰派出所,连报案带报赃都有,杜立才带着人进了派出所,他一指余罪道:“那,就是他,我们到滨海开会,顺路揪住了。”

“小刘,先关起来。”拿着询问薄的民警嚷了句,出来一名协警,揪着余罪到了拘留间,到门口卸了铐子,直接把余罪一脚踹进去,当哪一声关上门了,余罪回身气冲冲扶着铁栅要骂人,可不料猛地想起自己是什么身份,马上又退回去了。

案情很简单,某女在商厦购物出来,到停车场刚开车门就被袭了,有人抢走了她的钱包,可不料被她男友追上了,恰逢一位在此处泊车的警务人员,于是把这个抢钱包的小贼给逮了个正着,一起扭送到派出所了。询问间,那女人好不倾慕地看着杜立才,千恩万谢这位警察,甚至让杜立才怀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般。

留证,拍照,发还失物。民警对普通市民还是蛮客气的,草草记完,恭送着两位失主以及这位同行,还多方安慰,滨海流动人口太多,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特别是钱包不能拿手上,金链子别挂衣服外面,那样招贼呢。

送走了失主,回到所里时,他嚷着协警把那位小贼带出来。刚刚出格子间,有位民警刚进门,似乎脾气不小,虎着脸问:“犯什么事的?”

“指导员,抢钱包的。”协警道。听着二人的对话,余罪哼了声,不料那位警哥也是嫉恶如仇,揪着余罪指着他的脑门儿骂着:“妈的,装什么?什么不能干,抢东西……”

吼了两声,这警哥去厕所了。余罪站直了,可不料那协警又在后面喊着:“快点!”

这人就不能有理想!余罪苦不堪言地心里暗道,曾经的理想就是当个小片警出来吓唬吓唬别人,混个小钱小酒拉倒,可不料成了片警收拾的对象……